

文園

中國第一部文化相聲體長篇小說

靈頁顯

衛澤 著

臺版自序

我的書要與臺灣讀者見面了，我的文字要以繁體豎排的方式亮相一回，這對我來說新鮮得就好像要穿上長袍馬褂在街頭倒走一回，一想起來就興奮不已，忐忑不已。

既然需要繁體豎排，我就考慮過要不要把小說中某些大陸用語替換成相對應的臺灣用語，據說很多大陸作者在臺灣出版作品的時候都這麼幹。可是，我的小說情節明顯是在大陸環境裏才會發生的事，改得了語詞，改不了語境。小說人物也明顯生活在大陸，如果說起話來改用臺灣人的措辭習慣，稱班長為班代，文藝委員為康樂股長，聽起來不有點怪怪的嗎？何況有些大陸詞語沒有對應的臺灣詞語，比如大陸學校裏的黨委書記、團委書記和女工委主任，比如調查貪腐幹部的特殊手段——「雙規」。

好在兩岸交往日益頻密，團團和圓圓赴臺之後，首批陸客也赴臺自由行了，聽懂對方的語言應該不成問題，聽不太懂的地方猜也猜得出吧。更樂觀的預期是，在明確以大陸環境為故事背景的文學作品中，我的作品可能是臺灣讀者比較好接受的。不瞞您說，我雖偏居在內陸省份湘流之畔城郊地帶，精神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思想和思維寫作。小說名稱《達爾文顯靈》看似大陸網絡流行的奇幻靈異類小說，而實際上小說不屬於中國乃至世界已知的任何文學類型和流派，遺世而獨立，像個天外來客，只以好看好笑好玩為目的。您過去閱讀大陸文學遇到的種種隔膜和障礙似將不復出現，從此談起一

種直面大陸現實卻最少大陸文學氣息的奇怪大陸文學成爲可能，第三卷第四章裏那朵神奇的「團圓花」並非綻放無期。

兩岸交流是經貿和文教先行，比如相互承認對方的學歷就列入海協海基兩會首要解決問題之一。於是，我就在我的文學想像世界裏首選一個教育界人物，名喚肖無忌的中學歷史老師，一路說著相聲唱著京劇赴臺自由行吧。兩岸現在都有尊師重教的風氣，在教育行業應該找到很多共同語言。大陸公辦編制內的教師招考已經比外企白領的招聘熱度更高，當然比公務員招考的熱度要低，而臺灣一直「軍公教」並稱，軍人、公務員與教師有福同享，加薪同加，大選前藍綠爭食「軍公教」選票大餅，爭相端出「加薪」砝碼。

兩岸讀者在青春期都會面對大致相似的中學課程。語文——臺灣叫國文，物理，化學——臺灣合稱理化，歷史，地理，數學，體育，美術……，哦，還有少不了的政治課——相當於臺灣的公民課（原來叫三民主義課）。家政，一門聽來溫馨有趣的課——臺灣有，可惜大陸沒有，於是大學畢業生失業後當個保姆也容易合格，做出來的飯菜比寫出來的文章更讓人受不了。

兩岸中國人從進入小學那天起，都要面對殘酷的升學競爭。大陸的高考（臺灣叫聯考）的許多傳說中，有一個說的是湖南湘鄉有個考生落榜後複讀了八年——複讀臺灣叫惡補，才考上北京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得了個綽號「九屆人大」（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臺灣有個著名的女生叫瓊瑤，當年不適應這種殘酷競爭，哪怕來一場轟轟烈烈的師生戀也適應不了，終於與大學擦肩而過。不排除出於某種逆反心理，她一生都固執地做一個溫情脈脈的言情小說家，一直是好溫柔好溫柔的。

兩岸中學生在選擇專業上都有重理輕文的傾向，認爲只有功課不好才去讀文科。大陸曾流傳一句至理名言：「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不幸學了文科，那出來一般都要當官，不然走到哪裏都會好怕

怕。毛主席自己的文科是學得很好的，他那書房裏堆得滿滿的線裝古書——以歷史書居多，估計他橫讀豎讀一本都沒放過。可他老人家卻極端看不起文科，曾發過偉大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還要辦」！陳水扁和馬英九中學學的都是文科，都沒有給同學留下太多印象，因為臺灣學校的風氣是重理輕文，文科生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小說中兩個文科生，陸鳴皋和蔣媛媛，也都面臨選擇志向的煩惱。陸鳴皋問：「歷史學好了有什麼用？」肖老師的回答竟是：「歷史學好了可以當皇帝啊！」令人噴飯，但細細一想，好像也不無道理。

中國人自古官癮大得驚人，舉世罕見，中國文學尚未徹底批判這一國民性。陳水扁下臺之前，官位對臺灣人來說仍然代表巨大的誘惑。而在大陸，哪怕是教育部門也都不是清水衙門，學生食堂和基建項目的油水就讓每一個教書匠垂涎不已，學校後勤主管的位子絕對比教導主任的位子吸引力大。提到巨貪陳水扁，小說在肖老師主持課堂討論「王莽能不能翻案」的第六卷裏還多次談到此公呢。阿扁在獄中自比王莽，阿扁能不能翻案，您看完那一卷或能參透幾許玄機。

對島內藍綠之爭，我早有耳聞，而且知道每每爭得火氣大大。《達爾文顯靈》有些麻辣，有些鋒芒，而文字裏行間處處流溢理性、寬容和幽默的精神——第四卷第四章標題就是「有話好商量」，足以化解天地戾氣，開啓動態平衡的群體智慧。當您火氣太大的時候，我的書是一盅下午茶，品著品著保不定就紳士起來了。

好的，序言快完了，不知不覺之中我對作品中某些普通話詞語也做了國語注——還有沒提到的，如網絡就是網路，旅遊就是觀光，研究生就是研究所，知識產權就是智慧產權，蜘蛛俠就是蜘蛛人，奧巴馬就是歐巴馬，公交車就是公車，頂一下就是推一下……相信以您的智商和閱歷，破譯當然不成問題啦，還有一種小

小的成就感呢。不做詞語替換也爲了您好好進入一同道地大陸語境，等於多活了一回。實際上，看完序言，您已經不知不覺進入了。

親愛的軍民同胞們！下面，請開始《達爾文顯靈》悅讀之旅吧！等待著您的，是那些躍動在每一卷每一章，瀰漫著罕見新奇和狂歡氣息的古老方塊字組合。

第一卷

宋朝更應該騰飛

第一章 你光過屁股嗎

爸爸，猴子會做夢嗎？

會的。

它們夢見什麼？

蟠桃園。王母娘娘的蟠桃園。

父親牽著兒子，兒子牽著小狗，徜徉在星期六的古久動物園裏。這位父親姓肖，名無忌，古久市振翼實驗中學歷史高級教師人也。身材遠看不高近看高大，貌似強壯實則文弱。因為身材上下左右都很勻稱，所以那種高大並不給人以威壓，是要和他並肩而行才能覺察出來的高大。他有著寬寬的肩膀，開闊的胸膛，給人產生強壯的印象，這讓他走在街上不會遇到麻煩，其實他若上了藍球場，不是他打球而是球打他。他的身高是容易被低估的洋務運動，他的強壯是容易被高估的《天朝田畝制度》。皮膚白皙而細膩，臉形長圓，是個雖不大富大貴卻也無憂無慮的宋朝老員外的福相。額前的發際線呈駝峰形雙凹，只有一片稀發前凸，顯得黑發較少而白額廣闊，是「攤丁入畝」之後的大清田賦。寬闊而突出的額頭上有幾道淺細的彎曲的皺紋，紋線勾心鬥角如方塊字筆筆劃劃裏千年沉積的詭計陰謀，因為暴露在今日的光天化日之下已被曬成了有趣的「火星文」的陽謀。兩道濃密的劍眉分別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克」的函穀關和劍南關。眼睛很大很圓，雙眼

距離有些開，像西出陽關走馬塞外觸目所見的戈壁灘上高懸的明月，怔怔地流盼，瞳仁裏倒映出芙蓉小院裏隨風潛入的絲絲邊愁。一個如「一條鞭法」般堅定有力的思辯型下巴，嘴的線條卻很柔和，如吳帶當風的飄逸，曹衣出水的流暢。高高隆起的長鼻梁像故宮威嚴的屋脊，嘴唇上蓄著修剪的很得體的小胡須像屋脊上輕盈活潑、展翅欲飛的精美飛簷。唇角向兩邊微翹，彷彿時時牽著一縷來自向晚郊原上輕輕拂過的東魯春風的溫柔的微笑。他的面部最讓人驚異的就是眼神的愁思與唇角的微笑形成的反差，原來這種難以察覺的愁思是掩蓋在夜光杯的快活，麻沸散的陶醉，五石散的沉迷之下的幽州臺的歌哭，《廣陵散》的哀怨，蓑笠翁的孤苦。臉的兩側絡腮胡子占領了白皙皮膚，如北方遊牧騎兵潮水般南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風吹草低現牛羊」的肥沃河套、「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的旖旌江南，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而兩只耳朵則如軍情火急的虎符，耳垂大而圓是老虎的屁股，只是這兩塊虎符永遠無法合上，永遠是一只耳朵進一只耳朵出，將軍們只好隨心所欲，各行其是了。穿著一件黑格紋和灰格紋毗連嵌套在駝色底子上的夾克衫，那花色圖案是沃野千裏的關中平原上保守的井田與變法的阡陌反覆較量之後的合璧圖紋。

星期六的古久動物園裏，各種動物表演紛紛上陣。什麼海豚表演，馴虎表演，鳥術表演，四處開花，目不暇給，像在動物園裏掀起了「大煉鋼鐵」，家家點火、村村冒煙，熱火朝天。讓人不由生出感歎，在這個全民作秀的時代裏，連動物們也不例外，一個個妖嬈得像芙蓉姐姐。真是「萬類霜天競作秀」啊。

爸爸，那位叔叔在和海豚說什麼？

叔叔說，要把每餐的飯吃光，每天的作業做完，才能做一個遊客喜歡的海豚。

爸爸，老虎火圈鑽得那麼好，阿姨怎麼還要打她的屁股？

老虎不長記性，要打屁股才記得阿姨，不打它就不認得阿姨了。

爸爸，小鳥口裏銜的是什麼？

硬幣。

怎麼不銜毛毛蟲？小鳥喜歡吃毛毛蟲。

銜了硬幣，主人自然會給毛毛蟲吃，小鳥懂得，先讓別人滿意，才能讓自己滿意。

父子一路看來，一路聊著。小狗因為貪吃遊客扔下的食物，有時把兒子的步伐拖慢幾步，兒子就用力拉著小狗前行，說快走，歪歪，別老吃個沒完，先讓別人滿意，才能讓自己滿意。

爸爸，花果山怎麼還沒到啊？

快了。過去的獼猴樂園因為面積太小拆了，新建的在動物園東北角上，再走一會就到了。

孫悟空會不會來新花果山玩玩？

那要看新獼猴樂園裏有沒有妖怪。

妖怪是六耳獼猴嗎？

不一定呢。如來佛說，有四種猴子是搗蛋鬼。第一是靈明石猴，這傢伙據說能移天換日，就是生產假冒產品，以次充好；第二是赤尻馬猴，這傢伙據說會人事，善出入，就是能撈就撈，撈完就溜；第三是通臂猿猴，據說能乾坤摩弄，就是稱王稱霸，老子天下第一，想怎麼著就怎麼著；第四才是六耳獼猴，能耐怪得很，善聆音，也就是善於偷聽別人談話，搞點地下工作，瞅準了先下手為強。

今天我們說話六耳獼猴能聽到嗎？

說不定呢。

那可怎麼辦啊？

有孫悟空降他啊。六耳獼猴作爲一個自學成才的妖精，偷聽族的精靈，那門偷聽的技術讓孫悟空恨恨的，連如來都怕怕的。六耳獼猴已經認輸逃跑了，如來還用鉢罩住六耳獼猴，然後由悟空一棒把六耳獼猴打死了，如來道聲善哉就不管了。我們也不要養成偷聽別人談話的習慣。家裏來客人了，小孩子不要偷聽大人說話；大人看電視的時候，小孩子在完成作業前不要在門背後偷聽；晚上好好睡覺，不要在父母臥室外偷聽。

猴哥在陰曹地府裏拿出金箍棒來把兩個勾魂鬼打爲肉醬，死裏逃生，還把自己和有名字猴子的戶口都勾銷了。六耳獼猴怎麼會死呢？

唉，這是如來佛的意思啊。對於沒有根本威脅自己的反對派，如來的胸懷還是可以的。如來的舅舅鵬魔王，雖然曾經叫過「放倒如來，奪了他的雷音寶刹」這樣最革命，最徹底的口號，但是如來把他制服後，還是放他一馬。但對六耳獼猴，卻沒有半點客氣。你想想，孫悟空護送唐僧西天取經的公務員資格是經過如來和觀音等佛界權威認定的，現在六耳獼猴來個冒名頂替，這是對佛界基本秩序的挑戰。制造假藥可以輕判，制造假鈔必須嚴懲。更可怕的是，天上神仙的談話要是也被偷聽去了，領導的心思讓群眾知道了，那還了得。萬一這傢伙動用這本事去查如來有沒有幹過倒賣經文之類的內部機密，如來豈不是就如光屁股一般，一點兒安全感都沒有？所以悟空能死裏逃生，妖怪能放他一馬，六耳獼猴不能，必須一棍打死，不得借屍還魂。

爸爸，你光過屁股嗎？

鬼兒子，問的邪，問得好，像爸爸，父親拍了兒子的頭一下，爸爸和蒙蒙一樣光著屁股來到人間，現在也經常有光屁股的時候。

爸爸會像如來那樣嗎？

你放心，爸爸的胸懷比如來還要廣闊。六耳獼猴會死，偷聽族不會死，偷聽與反偷聽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在信息交流不充分的社會裏，偷聽是民間一種表達說明的機會。在古裝戲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隔著牆偷聽的情節。在閩南，當地的女孩子有一種「聽香」的風俗。八月十五的晚上，姑娘們對著月亮，點上一炷香，站在樹下或牆根邊，聽過來的路人都講些什麼話，看看這些話對自己的未來和前途有什麼指示。比如說，剛好有一個阿婆對別人說，「啊，年輕人，還不趕快嫁人。」姑娘聽了可能會想，自己年紀大了，是不是該早點嫁人了；「出門要小心，擔心把腳拐了。」姑娘就會提醒自己以後出門要小心。

閩南什麼地方？

福建南部，位於我國東南沿海，最靠近寶島臺灣。

為什麼那裏的女孩子要聽香？

古時候，閩南地區有為數不少的男子飄洋過海到海外謀生，中秋節，總有些家庭難以團圓。聽香這種方式是閩南婦女思念親人的精神寄托。現在閩南的女孩子繼承了祖先的風俗，但她們不像祖先那麼迷信，她們可能把聽香當成了話中有話的理解遊戲，就像蒙蒙猜爸爸的謎語。現代人如果平時在大街上還玩這種話中有話的理解遊戲，那就成為偷聽族。現在的房子都是鋼筋混凝土的，不像古代的泥巴木頭房子那樣容易偷聽，除非家庭內部。現在的人的偷聽地點主要是公共場所，街上公共汽車上集貿市場裏。把用手機、數碼相機拍

到的東西發到網上去，也可以看作古代偷聽文化的現代形式。偷聽到的話往往比電視報紙上的話更能體現民意與社情，網上的照片有時能牽出驚天大案。偷聽也能聽出大學問。元末明初有一個人名叫陶宗儀，經常在田間耕作，每次勞作完，都會把自己聽到的東西寫到一張紙上，然後放進一個罐子。之後，他根據這個小罐子，出了一本書《南村輟耕錄》。小孩子如果偷聽成癮的話，要向陶宗儀伯伯學習，可不要像六耳獼猴那樣最後走了歪門邪道。走歪門邪道爸爸不说的话，也是人人喊打。

說著說著，青草地上出現一座巨大的羅馬圓形鬥獸場似的赭紅色建築物，在明媚的晨光下顯得格外醒目。花果山獼猴樂園到了。父親自語，獼猴樂園蓋成這個樣子，可真是看猴戲了。獼猴樂園前面有顆大樟樹，古木參天，有些年頭了。樹下一對少男少女手話筒相對而立，喃喃地說著什麼，身邊放著一部錄音機，傳來音樂之聲。見父子倆走進了，少男少女笑著揮手致意。

肖老師！

肖老師！

第二章 你想當官嗎

原來是無忌所教的學生，男生是班上的歷史課代表陸鳴皋，女生是班上的文藝委員蔣媛媛。陸鳴皋，一米七五的個頭，虎頭虎腦，有點滑稽的黑光光的鍋蓋式小頭發下一幅大大咧咧的黑框眼鏡，後面一雙直逼人心的黑眼睛。蔣媛媛，一張輪廓精緻的臉龐上有一個精緻的希臘鼻，美目顧盼之間略帶一點與年齡不相稱的魅惑，像能把人拉住，說請等等，再等等，還有話要說。

你們好啊！

肖老師好。

蔣媛媛蹲下身來，摸著肖蒙的臉。這個小男孩十歲左右，皮膚白嫩，眼珠烏黑，嘴唇紅潤，眉宇間總像帶著數不清的疑問、幾分機靈和一點壞混合在一起的神情。

蔣媛媛笑著說，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肖蒙，叫我蒙蒙吧，我的狗狗叫歪歪。

歪歪是一條黃褐色的鬆獅犬，頭部形似獅子，額部寬而平坦，口鼻部中等長，鼻端黑色。蓬鬆的毛皮，短短的嘴巴，圓圓的身子，整個看上去像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好好先生，但只有等看到它張開嘴伸出一條藍舌頭的時候，才知道它應該是有個性的。

呀，一介紹就介紹倆兒，一個好漢三個幫。你讀幾年級啦？

三年級。

無忌問學生，你們今天上動物園來玩？

陸鳴皋說，我們今天是來動物園排練的，

排練？

蔣媛媛站起來說，下個星期，班上將要舉行「適度上網，拒絕沉湎」主題晚會，我和陸鳴皋擔任主持人。我們倆的家都離動物園很近，就約好了今天過來在園裏找個清淨地方排練。

無忌說，陸鳴皋課堂上是蠻會說的，看不出我的歷史課代表還會幹上主持。

陸鳴皋說，是文藝委員媛媛拉著我，趕鴨子上架唄！常來動物園的除了我們，還有班上的兄弟倆，生物課代表華小萊和數學課代表華小羅，他們在那兒——

陸鳴皋指著遠處湖邊的兩個人影。這兩兄弟都穿著牛仔服牛仔褲，頭發蓬亂，不修邊幅。

無忌說，哦，對，是他們，看見了，看見了。

蔣媛媛忽然問無忌：「肖老師，你想當官嗎？」

無忌吃了一驚，說：「嗯？怎麼問起這個問題？」

蔣媛媛笑著說：「先別問爲什麼。」

「呵呵，我要想當官，早考公務員了。」

「在學校裏，也可以當校長啊。」

無忌抖動雙臂，像擺起了京劇裏的水袖，又像在舞臺上走場子一樣繞行幾步，然後定住，揮手做了個造型，喔——哈、哈、哈、哈——！打起了誇張的戲腔式的哈哈，逗得學生大笑。

無忌說：「你們看我這個樣子，像當官的嗎？」

蔣媛媛說：「我們知道肖老師平時愛來上幾段，是個逍遙得像神仙的人。」

無忌說：「你們還是了解為師是個怎樣的人，為師頗感欣慰。有人曾經問我，肖老師，你一不追求當官，二不會打麻將——這可是人生的兩大享樂啊，你找樂子就知道掉點書袋，開點玩笑，唱點京劇，你這一輩子不是白過了嗎？（大家笑。）我只是簡單地回答，嘿嘿，我在玩權和玩牌裏感受不到樂趣，我只有在思想、交談和講課中感受到樂趣，我是在好好享受人生啊。看了蒙田的書，我才發現，蒙田代我把這個問題答透了。蒙田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散文作家，蒙蒙的蒙，田地的田。（又笑。）人生在世，應當及時行樂，但玩權和玩牌並不包括在蒙田開列的行樂目錄裏。他主張盡情享受生活，認為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靜，不讓習慣、偏見等來束縛自己的思想，不讓貪婪、吝嗇等情欲擾亂自己的心情。蒙田的一生有點像陶淵明的一生，幸福指數不符合當代中國人的標準（又笑），但我認為他度過了美好的一生。現在老外越來越和中國年輕人談不來，找不到共同語言，中國年輕人只愛談如何賺錢，只愛誇耀開什麼車，而老外認為社區服務、非洲扶貧的經歷才值得誇耀。（又笑。）我與蒙田這種老外心靈相通，是最近才發現的。（又笑。）」

蔣媛媛說：「那就好。華小萊的夢不會驗在你身上了。」

「你在說什麼呀？」

「哦，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問我不想當官吧。剛才我們遇到華小萊，他說晚上做了一個夢，夢遊古久動物園，見到了他的偶像，偉大的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他是生物課代表嘛，夢見偶像也可以理解。達爾文坐在動物園的一張木質長椅上，接見了粉絲。達爾文說，二〇〇九年，是他老人家誕辰兩百周年，《物種

起源》發行一百五十周年，一個神奇的達爾文年，卻沒有一場像樣的紀念活動，世人只知道升官發財。所以嘛，從二〇一〇年第一天起，達爾文要冷不丁在某些地點顯顯靈，教訓世故的人們，尤其是學校裏那些……最不該有官癮的老師。大學教授們只知道跑課題，撈經費，競聘處長，中學教師們成天就想著哪天能夠坐到辦公樓裏去。至於怎麼教訓就不知道了。」

「我們振翼中學正在競聘副校長，還是管後勤的呢，油水大大的有。（大家笑。）我也參加了競聘。我這個人嘛，本來不追求當官，可官帽如果送到眼前，也不好意思拒絕啦。（又笑。）聽你這麼一說，進入官場要逆反點好。如果我再要當官，除非是硬拖著我當官才去當。當之前最好先學古代的許由那樣洗洗耳朵，再一路唱著《海瑞罷官》去上任，或許能免於被達爾文教訓的命運。喔——哈、哈、哈——！（爆笑。）」

陸鳴皋說：「華小萊還把夢當了真。他說達爾文坐的那張木質長椅他好像在古久動物園見過。」

「動物園的椅子都是石質的啊。」無忌說。

陸鳴皋說：「是啊，我也這麼說，可他硬說他記得在某個角落裏確實有一張木質的長椅。」

「讓他找去吧。他呀，固執得很。」蔣媛媛說著，又低下頭問肖蒙，「爸爸沒事就給你上歷史課吧？」

第三章 自古文人愛宋朝

剛上了一堂。

哦？講了什麼？

以後再告訴你。

哎呦，還賣關子啊！

小傢伙豎起食指放到小嘴上，說噓！——別讓六耳獼猴偷聽去了。

六耳獼猴？是和孫悟空幹上的那一位嗎？你見到他了？

他就躲在獼猴樂園裏。我會找到他的。你也會找到他的。他聽了好多多人說的話，都記在心裏，偷偷地學習，就快變成人了！老師說過，人是猴子變的！

哇塞，肖老師，蒙蒙的想像力超強呀！

無忌苦笑著說，這都怪我。我閑來沒事就把肚子裏無人光顧的陳年舊貨往他腦袋裏一頓亂塞，結果他的腦袋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知識的雜貨鋪，經常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張口就來之後還能把顛三道四的東西來個自圓其說。可你們別當真。他自己也沒當真。

蔣媛媛滿臉驚奇地摸著小傢伙的小腦袋，前看看後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說：「這裏面的知識一定很豐富。最豐富的是歷史知識吧？」

我喜歡袁騰飛。肖蒙說。

蔣媛媛：呵呵，歷史老師的兒子到底是歷史老師的兒子。

無忌：還是多談談歷史吧，現實的話題比如當官什麼的，令人不安。（大家笑。）袁騰飛在百家講壇講完《兩宋風雲》，就騰飛起來了，但宋朝這個朝代並沒有跟著騰飛起來。（又笑。）大眾談起宋朝，還是與文弱聯繫在一起，似乎談宋朝，總沒有談漢朝和唐朝那麼光彩，有一段時間在影視劇裏宋朝甚至還不如以喪權辱國著稱的清朝風光。這是中國歷史常識普及領域最大的虧欠。袁騰飛應該騰飛，宋朝更應該騰飛。（又笑。）宋朝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知識分子在古代被稱為士，當了官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士大夫。宋朝是建立在換皇帝比你們的手機換彩鈴還頻繁的五代十國的廢墟上（又笑），許多皇帝還沒把龍椅坐熱乎就被武人們給「禪讓」了（又笑），而且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也是用同樣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所以老趙從心眼裏深深地對習武之人感到了威脅。相反，讀書之人再怎麼折騰也就能濺出點唾沫星子把秦始皇啊王莽啊那樣死掉的皇帝再淹死一遍（又笑），萬萬沒有能力推翻活皇帝的江山的。因此，老趙大量地重用文人出身的士大夫。陸鳴皋，我看你將來是個知識分子，你來說說宋朝的知識分子政策。（又笑。）

陸鳴皋：宋朝因為宋太祖趙匡胤立下了規矩，不殺讀書人，頂多流放。科舉又大搞擴招，官員數量異常龐大。實行了高薪養廉政策，把公務員的工資拉到了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企及的最高點，而且逢年過節大發福利，碰上三伏數九還有額外的勞保。（大家笑。）地方官做個幾年就可以申請調往中央，比申請轉學還方便。（又笑。）

蔣媛媛：我們要生活在宋朝那是升學找工作兩不愁啊！（笑聲。）

無忌：大家都有官做，做了官又不用擔心殺頭，所以蘇東坡們才那麼有個性啊！（大家笑。）自古文人

愛宋朝，不僅僅喜歡它不殺文人，還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是個普通人可以通過科舉「高考」，讓自已「朝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擁妓納妾，聲色歌舞，擁有夢幻般的幸福的朝代。在它之前，五代亂世之中，武人耀武揚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視門第，參政議政須得是門閥貴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分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那時知識分子的日子過得滋潤舒心有尊嚴，我們老師的地位在宋朝不用喊什麼口號就自然水漲船高，程門立雪這個成語就來自宋朝，四大書院都出自宋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這些勵志詩都出自宋朝。幸福、尊嚴之外有自由。程朱理學之內有學派論爭，著名理學家朱熹不遠千里從福建武夷山趕到湖南長沙嶽麓書院前來向張南軒求學，與張栻討論《中庸》之義，開書院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程朱理學之外還有陸九淵的心學，理學心學雖同屬道學但仍有鵝湖之辯，和朱張會講一樣，結果都是不了了之，證明學術是自由的。（大家笑。）我們今天也是在會講。（又笑。）

蔣媛媛：文人有幸福，老師有尊嚴，學者有自由，這就是自古文人愛宋朝的理由，我替老師總結一下。（笑聲。）

陸鳴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中學語文裏的文言議論文大多是宋朝人寫的。宋朝因為科舉考策論，所以大家都愛發議論（笑聲），整個朝代的悠悠歲月好像就是在各種辯論中度過的。

無忌：因為是靠科舉而不是靠門第，宋朝許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貧苦。范仲淹、歐陽修都是單身家庭出身，自幼貧寒。或許命運相近，兩人成爲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都是歐陽修培養扶植起來的文化大家。蘇軾又培養了著名的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陸遊是曾鞏的學生，陸遊、辛棄疾是好朋友，他們在一起的交往聚會組成了文化沙龍、文學俱樂部。

陸鳴皋：文人一出就出一窩。（笑聲。）

無忌：這是社會空間擴大的表現，也是重視文教的結果。俗文化也是一窩一窩的。（大家笑。）戲藝，有滑稽劇、雜技、傀儡戲、皮影戲、說話、雜劇等等。其中雜技就有上百種。宋人小資情結嚴重（又笑），宋詞就是小資情結的體現，小資文化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的交融。宋詞中抒發的感情大多都是抒發那種淺斟低唱的閑情逸趣，體現了宋朝穩定的政治局勢、繁榮豐富優越的社會生活和雅俗共賞的傾向。柳永和李清照分別是宋朝小資的教父和教母。（又笑。）茶文化是在宋代時才達到藝術的境界。宋代還有茶博士和鬥茶之風。宋代茶文化就是雅文化與俗文化的結合。宋朝不僅有茶博士，還有酒博士、磨博士等等。宋代「博士」名位的下移，既說明飲茶等服務性行業從業人員技藝的精湛，反映出當時社會分工的日漸細化，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也與社會的平民化、文明化程度有關。玉文化是在宋時開始流向民間的。由於宋徽宗對玉器的過分喜愛，導致玉器在宋代空前發展，世俗化傾向的玉雕空前發達。除玉雕之外，宋的木雕、竹刻、漆器、銅器、金銀器、牙角器、碑帖、印章、及筆墨紙硯等等都有極高的造詣。宋代的文化生活是雅、俗和小資三方面全方位繁榮，而且深遠地影響和滲透到我們現在的生活。現在使用廣泛的宋體字就是由秦檜創造出來的。

蔣媛媛：秦檜？奸臣啊！二〇〇五年上海藝術家金鋒塑造了秦檜夫婦的站像雕塑，並給作品起名為「跪了999年，我們想站起來歇歇了」。（大家笑。）豈有此理！（又笑。）

陸鳴皋：在宋高宗心裏秦檜絕對是個大忠臣。和談也是一種報國啊，文藝委員有所不知。（大家笑。）秦檜除了談判和平之外，根本就沒有出賣南宋的舉動。他也沒有試圖把南宋納入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之下。秦檜能夠使殘破的宋朝有機會修養生息，使宋朝的人民體驗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最終宋國還是報了血恨，聯合蒙古把強大的金國給幹掉了。岳飛忠事不忠人，違背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連續

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招會，就是說他連續十一次抗旨。不聽聖旨召喚可以說是和趙構對著幹，任何一個君王都不可能容忍。岳飛被殺不是因為他能打勝仗，而是因為他打了勝仗後目空一切，惹了皇帝。公元一一三七年，岳飛曾奏請立儲之事，就是皇帝的接班人問題他要插一杠子。（又笑。）一個擁有眾多兵馬而且以岳家軍命名、本身有能力對高宗的地位構成威脅的武將參與立儲之事，從人性的角度想趙構不可能不多想。

無忌：對比清朝吧，「清風明月」四個字就能殺人。與雍正比起來，趙構寬容得不可思議了。宋朝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大家笑），是好與更好的矛盾。（又笑。）趙構，人民的好皇帝；秦檜，人民的好丞相；岳飛，人民的好將軍。（爆笑。）就衝宋體字，秦檜就有站一站的權利。（又爆笑。）我們每天都在電腦上閱讀和敲擊宋文化而渾然不知……總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第四章 巔峰屬於趙宋

蔣媛媛：有人說宋朝對知識分子太好了，讓這幫文人給吃窮了（笑聲），結果國家積貧積弱，讓漢民族第一次徹底亡於異族之手。

無忌：陸鳴皋，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陸鳴皋：宋朝社會各個領域的確存在普遍的冗費現象。宋朝不但因為大學擴招研究生擴招公務員擴招要給文人發更多的工資（大家笑），還要給武將發重複的工資。由於怕武將造反，邊鎮守將都沒有兵權只是虛職，平時的工作竟然就是領工資！（又笑。）兵權都是打仗前臨時派人臨時授予，用完即還，誰也沒有治軍的長遠打算，只有領工資的打算（又笑），這樣國家發給軍隊將領的工資就要一式兩份啦。（又笑。）怕武將造反怕到神經質，竟然派文人去帶兵！

無忌：這就是錯誤地運用知識分子政策了，並非知識分子政策當時定得不對。（笑聲。）

陸鳴皋：沒有好將有好兵也行啊，可宋朝又錯誤地實行軍隊終身制，怕士兵跑了，還要在臉上刺字，從士兵到名將的狄青臉上就有字嘛，結果士兵胡子一大把了，還呆在軍隊裏面，宋軍成了一支胡子軍！（大家笑。）宋朝大半的收入還不是養擴招的文臣，重複的將領，是養這些沒有戰鬥力的老兵去了。這樣宋軍可以說是越來越多，越來越老，越來越沒用，終於成了史上最爛的一支中國軍隊。（又笑。）

無忌：那你認為宋朝亡國的主要原因到底在制度，在將領，還是在士兵？